

黄宗羲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,曹雪芹是清朝著名的文学家,两个人看似“风马牛不相及”,可实际上却有很多共同之处。比较这两个人的

姓的视角而不是以帝王、皇族的视角来考察天下的“治”与“乱”,这一点在当时显然是具有颠覆性的。

程,以文学的、感性的文字反映了封建制度必然走向没落的历史真实。

我们不妨从大的历史视角来考察这个问题。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到了明朝已经运行1500多年了,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帝制已经走到了暮年,它的活力日渐消耗,而弊端日益严重。

文化杂谈

# 黄宗羲的思想和曹雪芹的创作

郑连根

道,曹雪芹的家世同样很不幸。曹雪芹的祖先原本在辽阳,在明末与满人的作战中被俘,做了满人的家奴。

比较黄宗羲和曹雪芹的个人经历,我们不难发现:两个人都曾经历过巨大的家庭悲剧,两个人都是从个人的家庭悲剧出发,层层追问,最后揭示了时代的悲剧。

再进一步思考,我们就会发现,无论是作为思想家的黄宗羲,还是作为文学家的曹雪芹,他们所揭示的时代悲剧的根源,最后都指向了“家天下”的封建专制制度。

曹家由盛而衰的经历对曹雪芹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从钟鸣鼎食的

贵族生活到“举家食粥”的困顿人生,强烈的生活落差使曹雪芹对社会有了更全面、更深刻的认识。

## 郑州地理 韩婆庙

朱永忠 卢玉根

韩婆庙位于荥阳市汜水镇韩村东南隅,庙里敬奉的是一位栩栩如生的、面目慈祥的老婆婆。

据荥阳人士尹同里、尹国华讲述,楚汉相争时,刘邦从鸿门宴逃脱,领着残兵败将路过此地。

杨朴,字契玄,自号东野逸民,生于921年,卒于1003年,他是北宋时期的郑州东里(今郑州市的新郑)人。

最后一道工序终于完成了,张大民如释重负,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

张大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,就是希望有一天能驾驶着自己制造的飞机在蓝天上翱翔。

张大民从小就是一个梦想,就是希望有一天能驾驶着自己制造的飞机在蓝天上翱翔。



小街细雨(国画) 徐希

曰:“良禽择木而栖,良臣择主而事,秦皇无道,焚书坑儒,强征民夫,开五岑,修长城,征匈奴,守边疆,修阿房宫,修陵寝,不知累死了多少百姓。

公元前206年,刘邦称帝,建立了汉王朝。为感恩派人来谢,但老人已去世,汉王下旨为这位婆婆修庙塑金身,让她永享人间香火。

文化精英

## 布衣诗人杨朴

李景会 孙平

自给皇帝说,于是,杨朴就在侍卫的陪伴下启程前往京师,晋见宋真宗。

奇地又问:“是什么诗,可以告诉我吗?”于是,杨朴把临行时妻子写的一首诗念了出来。

这一光荣而又辉煌的时刻?张大民憨笑了一下,嗫嚅着说这个、这个我还没有考虑。

记者觉得他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,不想轻易放弃这个话题,便紧追不放,说张大民先生,下一步就要试飞了,肯定要涉及这个问题,你仔细想想,准备带谁上天?

张大民沉默不语。记者适时地把话筒伸到了张大民面前,说张大民先生,你想好了吗?你准备让谁和你一起试飞?

记者愕然:在场的村里的老少爷们也都怔住了,都不解地瞅着张大民:要带花公鸡上天,他的脑子里不是进水了吗?难道真的是精神有问题?

张大民轻叹一声,解释说我不知道我造的这架飞机能不能试飞成功……如果出现紧急情况,因为花公鸡有翅膀,只有它能够逃命。

在场的人都沉默了,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,他们唯有用敬佩的目光望着张大民。



牧羊信(国画)

蒋为民

没办法,谁让他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呢!对陈全而言,人生的起落仅在眨眼之间。

柳丁拿起床上的枕头对着陈全抛了过去。柳丁厌烦陈全的小心眼!

但是,她又不得不承认,陈全的小心眼当年是很打动她的。

两个人第一次去逛街,陈全就差点和一个小青年打起来。步行街上人来人往,陈全不时地对柳丁说上一句:你看你多好看,那些男的都瞅你呢。

那时的陈全,是可愛的。如今的陈全,可恨透了!他怎么能一点也不理解她呢……

柳家老两口对两个女儿的心事毫无察觉。丁芳照例起大早练太极拳吃完晚饭去唱歌。

柳丁有口难辩,干脆说:行了,你不要恶人先告状了,你自己做了些什么,比谁都清楚。

陈全急了:我做什么了啊?柳丁说:我这个人整天郁郁寡欢,还哪有心思照顾小儿子呢!

柳丁对公公陈凤安是很孝顺的,陈凤安有哮喘病,柳丁隔三差五地就会给老人送些广告上新推出的药品。

柳丁一想起这些就越发委屈,她真的没有什么对不起陈全的。

柳丁已经习惯了。柳丁慌忙往外走,边走边通知陈全。陈全正在家里睡觉,迷迷糊糊地“哦”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。

柳丁想,爸又犯病了……老人有事从来先找儿子,而是先找柳丁,柳丁已经习惯了。

忙活完陈凤安已是第二天凌晨,筋疲力尽的柳丁睡着了。

柳丁醒来,陈全叫醒了柳丁。柳丁强迫自己精神起来,换上一副严肃的面孔。

柳丁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记者适时地把话筒伸到了张大民面前,说张大民先生,你想好了吗?你准备让谁和你一起试飞?

张大民一脸庄重,说我要试飞,就带上我家那只花公鸡!

记者愕然:在场的村里的老少爷们也都怔住了,都不解地瞅着张大民:要带花公鸡上天,他的脑子里不是进水了吗?难道真的是精神有问题?

张大民轻叹一声,解释说我不知道我造的这架飞机能不能试飞成功……如果出现紧急情况,因为花公鸡有翅膀,只有它能够逃命。

在场的人都沉默了,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,他们唯有用敬佩的目光望着张大民。

灰一样轻巧? 纪连海登百家讲坛,是误打误撞传奇吗?恐怕还不能这样说。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观众哄堂大笑。在百家讲坛录制现场,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怪事。

纪连海说:“法西斯是恶魔,共产党是恶魔的娃娃。《共产党宣言》说:‘有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’,‘幽灵’是阴性,照丘吉尔看,共产党是恶魔,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说共产党是幽灵,可就不是苏联共产党的娃娃?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见。陈全又说:你照顾我爹,我走多远都放心!柳丁还是不说话。

陈全说:我知道,这一年来我惨淡经营,没什么往家里拿钱,你心里很不乐意,其实我不过是在寻找新的机会,现在机会终于来了,虽然要吃点苦,可收益也是很大的。

柳丁不知说什么好。陈全又说:我想,如果我能像以前那样挣钱,你的心情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!

陈全的话让柳丁想起了香茗的指责。她很想对陈全说:你误会我了,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……

可是,柳丁不知如何开口。柳丁怎么开口呢?把那让她伤心不已的五秒钟再述一遍吗?

柳丁只是说:我的心情跟你挣钱多少毫无关系。

陈全苦笑着:怎么会没关系呢……你的地位越来越高,我的地位越来越低,换成谁心理也是难以平衡的。

柳丁有口难辩,干脆说:行了,你不要恶人先告状了,你自己做了些什么,比谁都清楚。

陈全急了:我做什么了啊?柳丁说:我这个人整天郁郁寡欢,还哪有心思照顾小儿子呢!

柳丁对公公陈凤安是很孝顺的,陈凤安有哮喘病,柳丁隔三差五地就会给老人送些广告上新推出的药品。

柳丁一想起这些就越发委屈,她真的没有什么对不起陈全的。

柳丁已经习惯了。柳丁慌忙往外走,边走边通知陈全。陈全正在家里睡觉,迷迷糊糊地“哦”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。

柳丁想,爸又犯病了……老人有事从来先找儿子,而是先找柳丁,柳丁已经习惯了。

忙活完陈凤安已是第二天凌晨,筋疲力尽的柳丁睡着了。

柳丁醒来,陈全叫醒了柳丁。柳丁强迫自己精神起来,换上一副严肃的面孔。

柳丁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观众哄堂大笑。在百家讲坛录制现场,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怪事。

纪连海说:“法西斯是恶魔,共产党是恶魔的娃娃。《共产党宣言》说:‘有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’,‘幽灵’是阴性,照丘吉尔看,共产党是恶魔,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说共产党是幽灵,可就不是苏联共产党的娃娃?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记者适时地把话筒伸到了张大民面前,说张大民先生,你想好了吗?你准备让谁和你一起试飞?

张大民一脸庄重,说我要试飞,就带上我家那只花公鸡!

记者愕然:在场的村里的老少爷们也都怔住了,都不解地瞅着张大民:要带花公鸡上天,他的脑子里不是进水了吗?难道真的是精神有问题?

张大民轻叹一声,解释说我不知道我造的这架飞机能不能试飞成功……如果出现紧急情况,因为花公鸡有翅膀,只有它能够逃命。

在场的人都沉默了,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,他们唯有用敬佩的目光望着张大民。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

纪连海说:“我这样讲:丘吉尔之和发报员说:“嘿!给斯大林发个友好的电报!”